

各位佛友，下午好！下午首先給大家想說一說關於如何戰勝病苦的問題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一九九九年得紅斑狼瘡這種病，這種病是一種非常厲害的病，因為它這個毒就是在血液裡。人的血液，據大夫說，每十八秒鐘在人體循環一周。因為在血液裡，你這個病毒滿身都是，所以這種病確實是非常殘酷和厲害的。跟我一起住院那幾個同病的人，年齡比我小、病情比我輕，先後都走了，跟我一個病房，三床的那個小黃蓉，十五歲的小姑娘，等於說不到一年。

當你有病了以後，你應該保持一種什麼樣的心態，才能戰勝這種病苦？因為病苦對每個人來說，可能都不會是一種稀奇的事情，不管是這樣的病也好，那樣的病也好，我們的一生當中總會遇到的。我覺得當你生病的時候，尤其當你得了重病的時候，你應該把握住幾點。第一點，我的經歷是首先你要認帳，你要坦然去面對它。認什麼帳？就是多生多劫以來，我們曾經傷害過無數個眾生，那個時候你傷害的可能是眾生的身命，現在他找到你了，想跟你算算帳，報復報復你，讓你有點病痛，這已經是重罪輕報。所以你應該坦然面對，要認這個帳，不能怪罪這些眾生，你怎麼來找我算這個帳。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，我的做法就是第一認帳。

第二懺悔，要向你傷害過的眾生賠禮道歉，而且這個賠禮道歉一定要是發自內心的、真誠的。我跟我傷害過的眾生怎麼溝通？我用心跟他們對話，我說真是對不起，多生多劫以來我不知傷害了你們多少，雖然過去的事情這一生我記不清楚，但是事實是存在的。你們今生找到我，想找我算算帳，我說我一點不怪罪你們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欠帳就要還錢，欠命就要還命。我說咱們商量商量好不

好？我現在是一心修佛，如果你們能原諒我，咱們一起修佛，你們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成就了你們也成就了。如果你們不原諒我，就是要索我的命，我說我給你們，這一生咱倆清了。把帳算明白了，我說下一生如果再得人身我修佛，就沒有這個障礙了。我的感覺是什麼？這些個眾生很通情達理。你看我現在，比起三年前第一張光碟「信念」，你們可以比較看一下，我現在的狀況要比三年前好得多得多，我現在沒有任何病苦。我不是一個什麼病人，現在我自己說，我現在沒工夫這疼那疼，這不舒服那不舒服，因為那麼多佛友需要我，他們需要我辦什麼事我就盡心盡力去辦。所以現在是我照顧有病的佛友，我來關心他們，他們往生我去送他們，一天真是忙的我，有時候半夜十二點以後才能回家。如果我要是病苦，想去我也去不成。

所以看了第一張光碟的佛友，有很多很關心我，全國各地佛友打電話詢問我，妳現在的狀況怎麼樣？我說你感覺呢？他說從電話裡我們感覺，妳現在比那時候要好得多。他說聽妳說話怎麼像兒童聲？很多時候打電話，他們都分不清是我接的還是我姑娘接的，都說我們娘倆接電話的聲音特別像，我說可能返老還童了。所以你精神上首先要健康，要年輕、要樂觀，不要把病痛放在心上。

在我有病痛的時候我心裡默念什麼？你疼我不疼，我就想，疼的是我這個肉體，不疼的是我那個真我，是不是？你疼我不疼。將來我往生極樂世界，你想找我你都找不著。老法師不是說，人家現在找你，你自己也應該比較慶幸，說明你在學佛的道路上有進步，人家一看你真學佛了，你要走了，我上哪找你算帳去？所以趕忙來找你算算帳，這理所當然。你要修佛修得不好，人家在旁邊看你笑話，人家說他是假的，他去不了，所以不忙找你算帳。用一個例子來說明，譬如說我借你錢，我現在什麼工作也沒有，工資也沒有，

我沒有收入，你不會來找我要錢的，你知道我沒有錢；我現在開了一個公司，我賺了點錢，你一想，他現在有錢了，我得趕快去找他要錢，這是同樣一個道理。所以人家看你要往生極樂世界了，人家著急忙慌來找你算算帳，你應該理解人家。所以咱們要認這個帳，要懺悔，而且是真心誠意的懺悔。

什麼叫真懺悔？真懺悔不是說我每天跪在佛前叨咕叨咕我錯了，我做了什麼錯事，明天我再跪在佛前再叨咕叨咕，後天我還是這套話，這不叫懺悔。我聽老法師講法，這段是這麼說的，真正的懺悔是你知道錯了，不再犯同樣的錯，這叫懺悔。所以你聽老法師講法，真是學會了很多事，懂得了很多道理。原來你不懂，現在一聽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明白了。明白了你就要去照做，一點一點明白，一點一點做，積少成多。這樣你學佛一定是向前進的，不會向後退的，這個信心一定要堅定。

另外對於病苦，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剛才我跟一個佛友說，我說你不要嬌慣自己，你覺得我疼，我難受，我有病。我說過去我也曾經經歷過這一段，我剛有病的時候確實是很痛苦，當時是一種什麼狀態？大量的脫頭髮，洗頭髮的時候看不見盆裡的水，全是頭髮，一撈一把，一撈一把，就那樣的，關節疼得蹲不下、起不來。你看我現在手很正常，我那時候手像雞爪，這樣的，伸不直，就你掰都掰不直。所以那種痛苦，確實是擱在誰身上誰能體會到。發高燒一天不帶退的，沒有一天間斷的，說我歇一歇，我今天休息休息，明天我再燒，沒有一天，全是連續的。身體乏力到什麼程度？那個時候我在省政府上班，我家搬到革新街，革新街我那個家離省政府，就用我這個走路的速度，最多不超過十五分鐘，後來我病重的時候，我從我家走不到省政府。因為在省政府和我家之間我還有一個辦公室，那是省減負辦的辦公室，我每天早晨從我家走到減負辦

的辦公室，上午在那邊辦公，中午吃完飯再到政府這邊辦公室辦公，就十五分鐘的路我都走不了。台階，眼看著那個台階，就是上不去下不來。這種痛苦我親身經歷了。

說妳現在怎麼能好到這種程度？一、我沒把病痛放在心上，住院的時候我沒想到死。當時護士長有一本書，就是專門講紅斑狼瘡的，我看著以後我跟護士長借，我說護士長，妳把這本書借我看看。護士長說那不可以，怎麼能給患者看？看那本書沒病都要嚇出病的。我說不會的，我就像看小說一樣看它。護士長說，主任看見要批評我的。我說這樣，主任下班了妳把書借給我，這一宿我看完，明天早上主任上班之前我保證還妳，不會讓主任批評妳的。完了護士長說，老太太非要看，妳不害怕？我說我不害怕，妳借給我看。我就借來了，我一宿沒睡覺，我把整個這本書看完了。說實在的，如果沒有點定力，看那本書不嚇死也差不多，看哪條都是死路一條，沒有一條是有活路的。我看是什麼心情？一是這個事和我沒關係；二、我真是就像看一本小說似的。第二天早晨上班之前，我把它還給護士長，護士長說妳看了嗎？我說看了。她說妳有啥感受？我說沒啥感受。真是沒啥感受。她說妳膽子太大了，妳可不能跟別的病友說，不能說妳看了這本書，這本書啥意思。而且它那書後面都是帶圖的，都是照的相，就是重病患者最後什麼樣，真是嚇人。我看了，我沒有那種感覺。

所以妳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妳不覺得是個病號，現在妳自己是比誰都健康的一個健康人。所以我現在我就覺得我特別健康，我特別快樂，我特別幸福，成天忙著給佛友辦事，真是東跑西顛的。你看我到這兒來，頭半個月送了三個往生，兩天兩夜我睡了三個小時覺，吃了一頓飯。這頓飯是吃的大家吃剩的菜湯、菜底，我劃拉劃拉都包圓了，這就是我兩天兩夜吃的一頓飯。一點也不餓，也不暈、

也不疲勞。陪著這幾個孩子，頭我都不知道磕了多少，完了還得，不知道誰讓我出去，出去外面那些不理解的人，我就像發表演說一樣，左鄰右舍、親朋好友，全都攔那聽我演說，就是為什麼要念佛，為什麼要這麼送往生，這麼送往生有什麼好處，我簡直成了宣傳家。結果左鄰右舍、那些親朋好友，後來也都聽得非常高興，尤其是事實驗證我說的是真的，大家都服了。其中還有一個小姑子，完了說：別說，這念佛送往生，就這麼發送老人，真挺好的。我們又不燒紙、又不紮牛，又不化什麼紙，這些全都沒有，就是一句佛號念到底，多清淨。

所以說有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自己的心態，你能不能調整到最佳狀態。如果說我們在座的有些佛友，現在身體有這樣的不舒服，或那樣的不舒服，你想你那個病，就目前跟我這種病來說，沒法比，我這個就是絕症，實際說白了就是血癌。我這麼重的病我念佛都能念好，你為什麼沒有信心，你那點小病算得了什麼？你要成天想到我這難受，老法師說，一切法由心想生，你老想著你有病，你想著你這難受、那難受，那你就有病。你想病你就病，你想死你就死，而且你要怕死，你是非死不可。我在醫大二院護理佛友的時候，我就給他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我說你怕不怕死？他說劉姐，我不怕死。我就笑了，我說你現在跟我說不怕死，最起碼百分之八十是假的，你還是怕死。我說你要是怕死，你保證得死，那是真死了。我說你要是不怕死，咱們學佛人沒有死，老法師告訴咱們清清楚楚，阿彌陀佛來接你，你是活著走的，你沒有死。

我不知大家看沒看四川綿陽一個老居士往生那張碟，七十多歲一個老居士，他預知時至，就是時辰他都知道。他就跟寺院裡那個主持師父說了，主持師父說，給你打一個佛七，送你往生。就打這個佛七的時候，這個老居士本人，他的老伴，他的姑娘、兒子，還

有孫子輩的，全都參加這個打佛七了，一共是一千五百人打這個佛七，有寺院裡的出家師父，有的是居士，非常壯觀。打第七天佛七，這老居士就跟著大家繞佛、念佛，因為一直是有錄像跟著。這七天當中他給佛友們做了四次開示，因為他是綿陽人，有的話我聽不太明白。他最後一次開示是什麼時間？就是要往生的這一天的十一點鐘。他往生的時間是十二點，所以他十一點鐘最後給大家做一次開示，意思就是告訴大家，他要上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，希望佛友們好好修行，將來在西方極樂世界見，這是十一點鐘最後一次開示。還有二十分鐘的時候，給他送到往生堂，可能現給他準備一個屋。南方不是坐那個藤椅嗎，他就坐那個藤椅上，這邊站著兒子，這邊站著姑娘(因為一看，長得特別像，那肯定是姑娘、兒子)，然後對面就是出家師父，面對老居士站著。剩二十分鐘到十二點，主持師父上的香(因為鏡頭一直是這麼跟著的)，然後大家一起念阿彌陀佛。這老居士坐在藤椅上，那個鏡頭一會兒對著這老居士本人，一會兒對著這錶，就是讓你看看他是不是這個時間往生。差兩分鐘的時候，先給個錶的鏡頭，還有兩分鐘十二點，然後回過來給老居士鏡頭，面帶微笑，非常坦然，完了又回去了，十二點整，一分不差，馬上鏡頭再轉回來，走了，往生了，打著彌陀手印，多瀟灑！

你說例子都給咱們擺在這了，老法師講，如果咱們是聽說，沒看見過，這個錄像可是真實的。我看了以後我特別感動，我覺得這個老居士能做到的，我們為什麼做不到？他能往生極樂世界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往生極樂世界？關鍵就在一顆真誠心。我現在覺得有些佛友在一起一談論起往生，能說得頭頭是道，但是一接觸到實質問題就有點打退堂鼓，就想我現在死了是不是可惜了？我自己就有過這種感覺。所以我真實的話，我告訴大家，我有過一個什麼念頭？前年漲工資，我不知道漲工資漲多少，老幹部處的小王來電話，說

劉姨漲工資了，八百。我不知道八百是個什麼概念，我以為就是一年的工資漲八百，完了我心裡當時想，咋漲這麼多？下午副書記給我來電話，說素雲，這次漲工資了，妳知不知道妳漲多少？我說一年八百。副書記說錯了，不是一年八百。我說那多少？他說是一個月漲八百。我當時就非常驚訝，我說幹嘛漲的那麼多？太不公平了！我說工廠才漲二十四塊錢，你看我老伴是企業的，他漲二十四塊錢，我漲八百。我說怪不得我老伴心裡不平衡，也不怪他不平衡，這也相差太懸殊了。完了副書記電話那邊呵呵笑了，說素雲，沒聽說誰因為漲工資多還不高興的，還嫌自己漲得多，人都嫌漲得少。我說我覺得不公平。我說做為國家公務員，如果是高效率，老百姓啥話沒有。我說現在是不是高效率？光拿高工資，沒有高效率，老百姓服氣嗎？所以我覺得我心裡有愧，尤其我現在退休了，有病了，我對國家、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了，我幹嘛還要拿那麼多錢？但是想是這麼想，腦袋裡有一閃念，這一閃念就是私，這個私是什麼？又漲了八百來塊錢，晚走幾年吧！這不還是就貪圖這八百塊錢嗎？所以我說，這個東西你要是不放，你現在要是看不清，你看你不還是把錢放在第一位？就是現在，假如就讓我往生，假如說阿彌陀佛就那天來接我的，我跟阿彌陀佛說，我最近漲了八百塊錢，你過兩天再來接我，那肯定一瞬間阿彌陀佛走了，再來不來接你可就不好說了。

我聽佛友告訴我，說我們極樂寺有一個老居士修得挺好，他知道時間，看見阿彌陀佛了，他兒媳婦不信佛都看見阿彌陀佛了，阿彌陀佛來接他了。他告訴阿彌陀佛，我還有兩件事沒辦完，你等等我。就這一等，一瞬間阿彌陀佛走了。到現在那老居士還在，啥時候還能往生，能不能往生，往哪往生，是個未知數。就那麼一瞬間，你把機會錯過了。所以我說咱們佛友，你有沒有這個決心？如果

現在阿彌陀佛就站你面前，說你現在應該回家了，你怎麼辦？你是當時就走，還是說等我回家收拾收拾，我還有啥沒安排完？那可就又錯過了。所以這個，我認為一定要提到日程上來，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。千萬別錯過機會，這種機會可不是說隨時隨地都來的，最起碼你那一閃念，你就沒有堅定的信念。所以這個大家千萬記住，因為我感覺到，你有時候就那麼一閃念工夫，可能一個非常殊勝的機緣就被你錯過去了。

你說我現在還年輕。黃忠昌給咱們做榜樣了，三十八歲，發心念佛三年往生，念了二年零十個月，今年的六月九號往生了，你認為他是誰？大智慧！可能有人說，他怎麼那麼年輕就死了？凡夫俗子你可能認為他死了，明白佛法的人，他到極樂世界作佛去了。你說誰有智慧？這黃忠昌多有智慧。你說現在大災大難就在咱們面前，不是聽說，不是將來要如何如何，而是現在就發生在你的身邊，你還意識不到嗎？現在打開電視，我是只看中央二頻道「第一時間」，我看那個「有請當事人」，我就看這樣的節目，看法制頻道。你一看「第一時間」，一開始全是天災人禍，過去你可能都沒聽說過。所以我說現在是天地怒了、地球壞了，人心不善，災難來了。誰感召的災難？是我自己。老法師告訴的，你別說他們怎麼不善，把災難都感召來了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眾生，你首先得檢查自己，我善沒善，我感召的是什麼。如果我們大家人人念佛，人人心清淨，我們感召來的不是現在這個災難，我們感召來的一定是安樂、幸福、康寧。可是現在我們沒做到，我們應該反省我們自己的過錯，不要怨天尤人。現在你看看你身邊，就說殺生，那個光碟，「為什麼不能吃牠們」，你看了以後覺得太嚇人了，人類太殘酷了。尤其我看那個鯊魚，你如果一刀斃命把牠殺死也阿彌陀佛，牠少遭點罪。我看弄上來，把牠那個翅給牠割掉，剩一個圓圓的身體又推到大



海裡去，我聽那上講，說可能十天半月牠都死不了，你說這個罪牠咋遭？你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你身上拉個口你還疼，你怎麼能對待眾生這樣？所以咱們不能怨別人，怨咱們自己。一定要善良，一定要愛護眾生，眾生就是你自己，你不愛護眾生就是不愛護你自己。

實際現在是咱們自己把自己作賤了，你說地球現在到什麼程度了？百孔千瘡。老法師不是說，再過五十年，地球都沒法居住了。什麼都是毒，空氣裡都有毒，你說人能不喘氣嗎？你咋活著？現在我一看，到處都是高樓大廈，什麼高層，尤其我住那個地方是開發區，周圍全是高層，我心裡就有一個想法，建這麼多高樓大廈，到時候誰住？災難來了那不是十室九空？那就不是你沒有房子住了，是房子沒人住了。但是現在人還不覺悟，吃這個、吃那個。有時候我說，他們說這是什麼食物鏈，牠們就是給人吃的。我說你要是食物鏈，老虎吃你，你為什麼不願意？你為什麼不上深山裡，說老虎餓的挺難受，我是你的食物鏈，你吃我吧，我說你為什麼不這麼做？怎麼那些個小動物就成了人類的食物鏈了？所以這些個問題，就真是擺在我們面前。我們為什麼有病苦、有病？實際和這些是緊密相連的，人心不清淨得病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另外我們殺生害命，確實就是你自己感召來的。人不說現世現報嗎，咱們讀《地藏經》都知道，你怎麼的應該是什麼報，你怎麼的是什麼報，說得一清二楚。

有一個佛友前些日子給我提問一個問題，她問我，我這個問題怎麼解決？她離婚了，又跟一個人好了。我說對方有沒有家？她說有家，有孩子。我說妳這是造業，別人破壞了妳的家庭，妳又去破壞別人的家庭。我說當時別人破壞妳家庭的時候妳痛苦，現在妳又去破壞別人家庭，別人痛不痛苦？她說我知道這個理，但是我就離不開他。我說那妳就要遭報應的。她現在就非常不幸，她兒子打她

，她兒子今年是高中三年級學生，打的她滿身青紫。我說妳看妳，這不就是現世現報嗎？因為妳心不善，妳自己感召。我說將來妳會得病的，妳要得病妳會一病不起的，因為妳心太不善良了。完了她說我現在就不舒服，我說這是給妳個警告，妳趕快懸崖勒馬，不要破壞人家家庭。我不知道現在她怎麼個情況，如果她要是不聽勸，肯定她的後果是很慘的。所以這個病苦，我沒說嗎，當來到你面前的時候，你一定要想明白它是怎麼來的。是你自己造業造來的，不是任何人強加給你的，是你自己的問題，所以你要從自身做起，解決好自己的問題，然後你的病苦會好的。

有人說妳不吃藥、不打針，妳念佛就念好了嗎？我這可能是一種特殊情況，我都如實的跟大家說，因為我打針不服、吃藥不服，我打上針以後，馬上十分鐘之內燒就起來了，一般不低於三十九度，大夫找不著原因，我要吃藥就全身過敏。你上醫院裡，你要麼打針、要麼吃藥，沒有這兩項你到醫院去幹啥去了？咱也不能難為大夫，所以我就得回家。回家怎麼辦？一開始我是讀大悲咒，剛從醫院出來的時候，那是二〇〇〇年的五一前，我四月二十八號出院。出院以後我也確實出去治病了，我姑娘帶我上北京，有個中醫院，它那個地方全是中醫中藥。我為什麼沒從它那拿藥？因為他只給十天的藥，你要麼就得在那長住，要麼你就十天去一趟北京，咱沒有那經濟實力，我說不能拿這個藥。後來有父女倆專門治紅斑狼瘡病，在北京，完了我姑娘帶我上那去看，他一看，他就說拿一個季度的藥。我當時想，先拿一個月的，吃吃看。一個月的藥，就這麼大那小包，每天吃三包，早晨一包，中午一包，晚上一包，一個月的藥費是一千六百塊錢。完了他告訴我，如果妳這個吃見效了，妳拿第二個月的藥比第一個月要貴，第三個月的藥要比第二個月的藥還貴，就是遞增式的價錢。我當時沒想價錢問題，我想看它能不能治

病，我就拿了這個藥。

石家莊離北京不是很近嗎？它那裡有一個平安醫院，是全國最著名的專門治紅斑狼瘡病的一個醫院，我姑娘又帶我上那。這回也給我拿的中藥，多少？就咱們裝麵的那個絲織袋子，四袋子，四袋子是一個月的藥量，我姑娘我倆一家兩袋子扛回來的。這就是拿了兩個月的藥，北京一份，石家莊一份，回來吃這兩種藥。原來我胳膊上沒有，吃完以後胳膊上全是了，正好趕上夏天，不能穿衣服，穿我老伴的跨欄背心，穿他的長褲衩，不能出門，滿臉，真嚇人。你們現在看我像個人似的，那時候要看，簡直和現在沒法比，滿臉就是，我給你舉個例，就像什麼？爆的爆米花你們看見過吧，就好像爆米花長的滿臉都是，而且不是白的，是紅的，就是那種景象。長了五十斤體重，整個人是橫的，躺在床上不能翻身，得我坐起來，臉轉過來再躺下，再坐起來，轉過來再躺下，都到那種程度。

我確實是念佛念好的。有些佛友很理解，說我們相信，因為他們都很信我這個人，說妳不會說謊話。另外這個東西也謊不得的，是不是？我要是吃藥吃好了，我就告訴你們我是吃藥吃好的，我打針好的，我就告訴你們打針好的。所以現在跟我得一樣病的，如果他不信佛，我推薦他上醫大二院去找一個張教授去看，因為我找過那個老教授，最起碼他的醫德比較好，他不黑，另外他不給你開那些不該吃的藥。我第一次住院的時候，我不告訴你們嗎，我一次是吃十三種口服藥，這十三種口服藥有的是吃四粒，有的三粒、有的兩粒、有的一粒，反正就是一大捧，這是一頓的，一天吃三次。後來我到二院去找這個老教授看病的時候，他問我妳都吃過什麼藥，我說具體名我實在是記不住，反正一頓是十三種。老教授笑了，我說張教授你笑啥？他說反正吃不死，賺錢唄！一句話道破了天機。反正我給你開這些藥你不會吃死的，你說你不都得付費，也不免費

供應，我明白了。我到張教授那看病，我就吃兩種口服藥，他說妳不用吃那麼多藥，那些藥它不治妳這個病。他說這兩種藥妳吃，妳看服不服，要服妳就接著吃，不服這個藥妳也不用吃。後來他再看見我的時候，他不覺得奇怪嗎，臉上斑怎麼掉了？我那第一碟不是說了，真是不知不覺它就掉了。他就要研究研究，妳擦什麼擦掉的？我啥也沒擦。他一開始不太相信，後來他問我，妳究竟是怎麼掉的、怎麼好的？我說不能告訴你，以後我再告訴你。實際因為我知道老教授人家可能不一定信佛，我要是說我念佛念好的，可能他不能接受。我確實是念佛念好的。

現在我每天的作息時間，晚上我睡覺早，七點半、八點來鐘我睡覺了，睡眠特好，躺下三、五分鐘我就睡著了，第二天早上我是兩點鐘起來，兩點鐘起來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拜佛四個小時。你看我現在拜佛，我一邊拜一邊唱著，我一點不氣短，好像氣可足了。我這四個小時是一邊唱佛號一邊磕頭，不間斷的。磕了以後出汗了，特輕鬆，我就覺得我身體好像都飛起來了，就有那種感覺，輕飄飄的。有時候我姑娘問我，說媽妳起那麼早，妳磕那麼長時間的頭，妳不累嗎？我說不累，我說妳體會體會，確實是愈磕愈輕鬆。

後來有的佛友跟我說，劉姐妳心誠，妳念啥都靈，我們家誰誰身體不好，妳給念念《地藏經》，給我媽媽迴向迴向，給我孩子迴向迴向，好幾個人都跟我說這個話。我是恆順眾生那夥，既然大家讓我給讀讀《地藏經》迴向那我就讀，實際我是專修《無量壽經》的。我就想，假如是夾雜，我也就夾雜這一會兒，我念完了還是讀我的《無量壽經》，我讀《地藏經》我也沒斷了讀《無量壽經》，但是那天我聽老法師講法，是夾雜。我發心發的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一發就發大，我發心讀三百部《地藏經》給他們迴向，迴向這一小篇名單。我每天讀三部，每天讀，早上還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

、三部《地藏經》，所以我現在磕頭的時間就少了，完了我白天還是聽老法師講《無量壽經》。我現在一共讀了不到二百三十部，還有七十來部《地藏經》我就讀圓滿了，這樣我就放下《地藏經》，我就一心一意還是讀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有些時候，佛友是跟妳說說也好，還是有求於妳也好，我總覺得能幫就幫，無非是我苦一點、累一點，實際還談不上什麼苦、累。

有些佛友到什麼程度？說劉姐，妳家那個大悲水可靈驗的，上我家，好幾個人去，誰搶誰喝。後來我說你們要來之前告訴我，我灌它幾大瓶子，那不就大家都有了。後來有些佛友乾脆人來的時候，大包小包背的是水瓶子，都拿我家佛堂去供著去，完了隔三天五天再來拿回去。有一個佛友說，劉姨，妳這大悲水確實是好喝，我家姑娘和兒子說，媽這水咋是香的？我說我怎麼不知道這是香的？完了她說，我姑娘、兒子一說，我嘗嘗，確實是香的。我告訴你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說心誠則靈。如果真是佛友喝了妳這個大悲水，他覺得他病痛減輕了，不管是精神作用也好，還是真實的就是這樣也好，怎麼都好，他不難受了，我說你們願意喝就喝唄。實際本來現在我也不讀大悲咒了，我就早晨起來讀一百零八遍大悲咒，把那水瓶子這麼一擺，一百零八遍大悲咒一讀，讀完了，誰需要誰就拿走。

不要想它，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讀經、念佛、拜佛上、聽經聞法上，集中在為佛友辦事上，你這注意力就分散了，分散了以後你身上的病痛就會減輕的，慢慢的你就覺得沒有病苦、沒有病痛了，你說是不是一種意念力？有一個佛友得肝癌四年，沒疼過，沒吃過一片藥，咱們在座的可能都知道。據大夫說，有三種癌是最疼的，肝癌、骨癌、胰腺癌，說這三種癌是癌裡最疼的。這個佛友得肝癌四年，肚子大包鼓得可大可大了，就是不疼。沒看過，沒吃過藥

，最後走得特別殊勝。那是我第一次親自送人往生，我一點不懂，有一個佛友帶著，他讓我幹啥我幹啥，我倆就好像配合特別默契。如果有時間的話，我簡單的把這個佛友往生的事跟大家說說，因為那也是一個機緣。因為我不經歷的，我聽別人說我不會告訴你們，我不會傳；我自己經歷的，我覺得是真實的，我可以告訴你們。

第二個問題我想講講什麼？講講孝道。我說現在，這個事就像老法師說的，為什麼倡導一定要學《弟子規》，一定要把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發揚光大？現在我們把老祖宗最寶貴、最精華的東西丟掉了，所以現在到這種情況，社會這麼亂，說白了是我們的教育沒跟上。你說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化，全世界哪個民族有？唯獨我們中華民族，而現在恰恰這個最好的東西被我們丟掉了。老法師不是講，最起碼是三代人沒有經歷這種教育。所以現在我們不能埋怨子女，不能埋怨後代，包括我們這一輩在內就沒有做到，因為也沒有人教育我們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做的。我們沒有從先人那裡接受過這種傳統的文明教育，我們更沒把這種教育傳給我們的下一代，所以現在社會就是這樣亂，沒有孝道了，父不父、子不子，老師不老師、學生不學生，你看看現在事實是不是這樣？確實是這樣。

過去我當過老師，我教過小學、教過中學，我覺得我們當老師那時候對自己要求很嚴格的，對學生非常好。不像現在，我課堂上應該講的東西，我留個小尾巴我不講，完了放學我辦個班，收費。所以我告訴我孫女，凡是這樣的補習班一概不參加。我說不是奶奶不給妳交錢，不要參加這樣的班。我們當老師那時候講究的是向四十五分鐘要效率，你該講的你四十五分鐘，一堂課之內你要交代給學生交代明白，現在不是這樣了。你看社會上各種班，咱們現在在座的也有比較年輕的佛友，你們的孩子是不是也參加各種各樣的班？我告訴你們，如果你要想明白了，不參加。可能有的人看了，假

如以後聽到我這個說法，或者假如製成光碟看到我光碟，我得罪人了。我說的是實話，斷人家財路了，是不是這樣？我說你當老師的，你就應該把知識毫無保留的教給學生，你怎麼能把它做為一種賺錢的手段？過去大家認為兩種人是最有道德的，一是醫生，講醫德，治病救人，二是老師，為人師表，現在這兩方面大家看看還有嗎？為人師表怎麼當的？

我特別讚歎我家孫女那個班任老師，他是全省的勞模，身體狀況不是那麼太好的，對學生確實是兢兢業業，一絲不苟，我說現在找這樣的老師很少很少。什麼禮物都不收，包括教師節，學生給他買一束鮮花都不收，告訴學生、告訴家長，不可以給我送任何東西。他教那個學生就比其他的學生確實高一籌，就在文明禮貌、為人處世，確實比較好，從我孫女身上能反映出來。我說如果一個學生剛上小學就攤住這麼一個老師，也是一種幸福。我聽孫女告訴我，老師要送她們到五年畢業，從一年送到五年畢業。多好一個老師。所以我說，好多職業應該是非常講職業道德的，現在恰恰是不講職業道德了。我們做為學佛人，應該看清楚這一切。如果我們做的是各行各業的，你做哪一行，按老法師說的，不管你幹的是哪一個行業，你行菩薩道，你就是菩薩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一個總經理，你對你的員工行的是菩薩道，你是菩薩經理；你是老師，你行菩薩道，你是菩薩老師。所以我們學佛人應該往這個方向上努力。

孝道這個問題，現在反映到家庭裡是最明顯的。舉一個例子，現在很多年輕人結婚以後不願意和老人在一起過。一開始對這個問題我很納悶，怎麼這樣？因為我結婚以後二十多年，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一直到送兩位老人去世。我當時我就想，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那是你年輕人的福氣，那是你的福分，最起碼，我體會到的，一你啥心不用操，上班走你的，回來熱乎飯做現成的。反正也

可能我公公婆婆對我不是一般的好，那是特別好。我那天說了一句，我說我結婚十五年沒做過飯，我婆婆不讓。你看我公公婆婆、我丈夫，我們四個人，不讓我做飯，吃完飯我刷刷碗可以吧？我去刷碗去了，我婆婆就說，一邊玩去吧，這活不用妳。我成了小孩了，一邊玩去吧。我就覺得，這不就是自己的媽媽、爸爸嗎？

所以現在我勸佛友們，如果妳是婆婆，妳一定要做個好婆婆。怎麼檢驗妳是好婆婆？就是妳一定要把妳的兒媳婦，假如妳有兒媳婦，當作妳的女兒看。「家庭和睦孝為先，子敬父母理當然，婆把兒媳當女看，鐵石心腸也會變」，是不是這樣？反正我是婆婆，我有兒媳婦，我覺得我和我兒媳婦之間一點沒有隔閡、沒有距離。我兒媳婦什麼知心話都願意跟我說，單位的事，不順心的事回來也跟我叨叨，完了說媽，我也知道我跟妳說單位的事，妳也不能上我們單位去給我解決去，但是不知為什麼，我跟妳叨咕叨咕我心敞亮。她說我不願意跟我媽說，跟我媽說我媽跟著瞎著急，解決不了問題。所以我家兒媳婦在我們家，我的一個同事就跟我說：劉姨，我發現妳偏心。我說我怎麼偏心？他說妳怎麼一開口閉口就我家艷梅如何如何（兒媳婦叫艷梅），妳咋不說我家劉聰怎麼怎麼的？我姑娘叫劉聰。我自己沒有什麼感覺。我說我有一個規矩，因為我結婚以後我公公婆婆對我特別好，我當時就想，將來我有兒媳婦了，我只能超過我婆婆對我，不能比我婆婆對我次。我說我一定把我的兒媳婦，要對她比對我的兒子和姑娘還要好。我說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你看我也有姑娘，我姑娘到現在還沒嫁出去，三十九歲了，我說我做為母親，我姑娘如果要找婆家，我希望她嫁給一個和美的家庭。我不圖她大富大貴，就家庭和和睦睦、太太平平的，我說可千萬別沒老沒少的，今天打明天鬧的，那個家庭我可不喜歡。我說做為母親，我喜歡我的姑娘嫁一個好婆家，我兒媳婦的媽媽，她也喜歡她的



姑娘嫁個好婆家，所以我就以心比心，我一定要對我兒媳婦好。

我想，現在婆媳關係百分之九十以上很難處，處得不好，大概是這個比率。在一起嘮嗑一聽，不是婆婆講媳婦，就是媳婦講婆婆。我說婆婆講媳婦，婆婆錯了；兒媳婦講婆婆，兒媳婦更錯了，因為她是妳的長輩。我是這樣評價的，公公婆婆在兒子、兒媳婦、姑娘、姑爺面前沒有錯，因為他是老人，妳沒有權利、沒有資格挑老人的錯。老人他七、八十歲了，從舊社會過來的，他接受的教育是那樣的，妳現在用妳的眼光、用妳的習慣去要求老人，那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告訴佛友們，如果妳們是學佛人，一定要以孝為先，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，一定要孝順妳的公公婆婆，妳孝順妳公公婆婆的程度要超過孝順妳的父母，我說這妳就合格了。如果妳分兩個檔次，我孝順我自己的父母超過孝順我的公公婆婆妳不合格，妳這心裡有分別，有分別妳將來不能作佛，我說佛是平等的。我說第二，妳如果是個聰明的媳婦，妳跟公公婆婆，包括小姑子、大姑子、小叔子，妳這個家庭的成員搞好關係了，妳和妳丈夫的關係保證好。因為啥？妳把家庭搞得很和睦，妳丈夫一定對妳非常讚歎。我說妳要跟家裡關係搞得特別僵，今天跟公公打一仗，明天跟婆婆打一仗，妳丈夫肯定妳倆的關係不會太好的，妳自己琢磨琢磨，是不是這麼個理？妳為了妳自己，換句話說，自私自利點，妳也要把這個家庭關係處理好。

另外婆婆，包括公公，不要看不慣年輕人。因為我就有這個毛病，我看不慣他們哪？懶惰，睡到二半晌也不起來。我還喜歡乾淨利索，他們不起來我不能去收拾屋，不能疊被。做好飯了，到點不起來吃，今天可能是都在家，誰醒了誰吃。我說你們能不能改變改變這習慣？做好了，熱熱乎乎大家一起吃，吃完一收拾，完了你們該幹啥幹啥。後來我檢點我自己，我錯了。因為啥？我是老習慣，

比較保守、比較正統，現在年輕人人家全是夜貓子，人家是晚上睡得晚，早晨自然就醒得晚。那就睡吧，你啥時候起來啥時候吃，你啥時候吃完我啥時候收拾，這就把這問題解決了，我心就平衡了。原來我生氣，老的還得侍候小的，現在我想明白我不生氣了，我是為他們做貢獻，他們也是眾生，我為眾生服務，將來如果是他們都能成佛，我為他們也做貢獻了。所以這些問題都很好解決，不是那麼難的。

另外現在最大的矛盾，一個家庭來說，往往打仗、吵架無非是錢，是不是這樣？你花多了，我花少了，妳給妳娘家了，或者給婆家了，怎麼怎麼的，你媽怎麼怎麼的，他媽怎麼怎麼的。我就納悶了，他媽不是妳媽嗎？妳媽不是他媽嗎？你們倆不都是叫媽、叫爸嗎？怎麼說話就你媽怎麼怎麼的。我跟他們開玩笑，我說咱們佛友可得注意這個問題，妳別說說妳再加個字，把你媽後面加個的，他媽後面加個的，我說那可是罵人了，大不敬，他們都笑了。真是這樣，譬如說夫妻倆一說，咱媽怎麼怎麼的，咱爸怎麼怎麼的，妳說雙方心裡是不是舒暢？妳要跟妳丈夫說，你媽怎麼怎麼的，你爸怎麼怎麼的，妳說妳丈夫心裡他不難受嗎？我媽不是妳媽嗎？妳為什麼不能一碗水端平，都是父母，是不是？人都有父母，你敬人家的父母，人家自然也敬你的父母，你這樣家庭還和睦了你說多好，完了你還盡了孝道。

另外有些時候確實是考驗。我婆婆去世，到她去世，我跟我婆婆一起生活了二十二年，從來沒離開過，就一直在一起，因為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拿我就當姑娘。我婆婆最後有病的時候，半年我一天班沒上，我就擱家侍候我婆婆。我們單位領導可通情達理，我說我不好意思，你看一個處室就那麼幾個人，我不去了，我的工作就得分給別人。我們處長說沒關係，妳就在家好好侍候妳婆婆，侍

候好妳婆婆妳就是功臣，我說我倒不求什麼功臣。我就半年，一天班沒上。我婆婆後來就鬧人，她對我特別好，她後來就鬧我，鬧到什麼程度？要吃香腸。我說妳等著，我下樓買。我等不及了，我要嚎，這就一個眼淚沒掉就開始乾嚎。買回了二斤香腸，我說給妳扒扒皮，來不及了；切切片，來不及了，都不行，就那麼擱在枕頭邊，二斤香腸，就這一天就都吃它，就那樣式的。完了她就是大便沒完沒了的，十分鐘、二十分鐘就得給換一次，全是擱戒子（尿布），就這樣式的。後來就是薰的我到什麼程度？就這麼拿涼水一投，就能沖的我就好像都要卡個跟斗那樣式的，就那種怪味，確實是很薰人。我姐說：小雲別洗了，換了就撤了扔了吧！我就兩天沒洗，撤掉我就扔了。原來就是屋裡拉的鐵絲就掛著這些戒子，我婆婆起個名叫萬國旗，說掛得花花綠綠的啥都有，這不是萬國旗嗎？這兩天一看沒有了，躺那杌隄說：小雲嫌我髒，這兩天這萬國旗咋沒掛上？我說老太太，我不嫌妳髒，從明天開始我還給妳洗。我就這樣把婆婆送走了以後，我覺得我心裡特別坦然。

但是回過頭來想，因為那時候年輕氣盛，有些時候也惹老人生氣，現在回過頭來想是一種遺憾，永遠沒法補救的一種遺憾。我告訴年輕人，我說你們要信我的話，現在一定要好好盡孝道，否則的話，老人有走的那一天，你們會留下遺憾的。我說我都經歷了，我這是經驗告訴你們，你別走了以後連哭帶喊的，我說那可不是孝道。你說老人圖年輕人，是圖你吃還是圖你穿？我說你最大的孝道，你教老人念佛，陪老人念佛，把老人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你是大孝之子，是不是這樣？除了這個大孝之外，你讓老人順心，比什麼都孝順。不是說我給你買點好衣服，給你做點好吃的，那是小孝順，也不能說那不是孝順。所以怎麼是大孝？我們應該盡什麼樣的孝？無論是我們年輕一點的，還是年紀大一點的，都應該把這個，咱們

這個優良的傳統撿起來，輩輩相傳，這樣我們中華民族會立於世界，真是讓世界各民族、各國人民都羨慕咱們中華民族，沒有任何民族能比中華民族的文化更燦爛、更久遠。

關於孝道的問題，因為這個題目很大，說起來也很多，我是那樣想的，譬如說，過去父母可能有七個孩子、八個孩子，甚至多一點都十來個孩子，他們能把孩子拉扯大，現在父母老了，這些孩子們就沒有一個能把父母養老送終嗎？我老太太那時候和老太太們在一起嘮嗑，認識一個老人，這個老人有四個兒子、四個姑娘，這老太太不但受兒子氣、兒媳婦氣，還受孫子的氣。老太太跟我婆婆在一起的時候就哭了，完了就說，老劉太太，妳怎麼那麼命好，妳怎麼攤著那麼一個好兒子、好媳婦？我婆婆回家跟我學。我說那樣，把她接咱家來，咱無非也就多一個老人。我們老太太說傻孩子，不行，她要是沒兒沒女可以，她有四個兒子、四個姑娘，妳把她接回來那不行，人家兒女會不讓的。我說他不養我養還不行嗎？我們老太太說那不行。後來我就做點什麼好吃的，拿飯盒裝起來，我們老太太給那老太太約出來擱外面吃，不敢讓家裡人看著，一看著就想妳是不是出去說家裡人什麼了，就這樣。從那件事開始我就想，不管幾個兒女，如果他攤著一個孝順的就足矣。我跟老太太說，我說老太太，妳就這麼一個兒子、一個兒媳婦，妳把我當姑娘一樣，如果我們倆有一個要給妳氣受，妳都沒地方躲。妳要是幾個孩子，妳可以這家住兩個月，那家住一個月，還可以輪一輪，我說妳就這麼一個，妳都沒地方輪，妳就甘願受氣吧。我們老太太說不可能，咱們家輩輩孝順，不可能有不孝的。我說妳說的這麼有把握。

所以我就想年輕人，妳跟公公婆婆把關係處理好了，妳自己是一種幸福，妳就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，孩子老人給妳帶，實心實意的，一點不摻雜私心雜念的，婆婆公公給妳帶孩子不會想佔妳一點

啥便宜，是不是這樣？為什麼不願意和老人在一起，現在我都没弄出來答案。所以在我身邊的年輕人我都勸他們，我說如果妳們聰明、有智慧，妳要是公公婆婆，我勸妳結婚以後能和老人在一起。這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是隨時隨地都遇見嗎？現在有些時候，老人在一起嘮嗑的時候也心理不平衡，說我們現在不就是奉獻型的、貢獻型的嗎？反正兒女們星期禮拜回來，吃老的、喝老的，走了還得拿著。我說他吃了、喝了、拿了就拿了，又不是別人，別人他需要你也給他。所以老人如果你碰見這樣的兒女，你不要心理不平衡，他是你的孩子，你給他做點貢獻，讓他們安心的工作，你也行菩薩道，你要碰到孝順的兒女當然更好。所以孝順也阿彌陀佛，不孝順也阿彌陀佛，你自己調整你自己的心態，這個孝道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。

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今天說沒說透徹，反正我是主張要孝順。你老人要有個老人的樣，年輕人要有個年輕人的樣。現在我看一個什麼苗頭？就拿我兒子、兒媳婦這一輩來說，他們在孩子身上所花費的精力和工夫、用的心思，遠遠超過對父母，是不是這個？我前些日子聽大連一個居士講了一個幸福家庭講座，一共兩碟，我不知道咱們這邊有沒有，大連的一個男居士。我聽了以後我就覺得他講得挺好，他是淨空老法師的弟子，講的那個內容和題目，一點不離老法師講法的內容。他就說，因為他有個圖，就是一棵大樹，一棵大樹這不有樹根、有樹幹、有樹叉、有樹葉、樹枝這樣，他就給大家舉了一個很淺顯的道理，我一聽，就這麼一個淺顯道理，我們平時沒注意到。他說如果你盡到孝順，你是把這個養料澆在這樹根上了，你這棵大樹肯定茂盛，你的子孫一定發達。因為你這樹葉樹枝什麼的它要接受樹根的營養，這樹根是誰？樹根就是你的祖先，就是你的父母。如果你就是拿養料往樹葉上澆，你不澆樹根，你這樹

葉它也不會茂盛的。多淺顯！所以現在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注意這個問題，多對父母盡一分孝順，然後也要善待你的孩子、愛護你的孩子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千萬不能把父母擱在一邊，把孩子不說捧上天也差不多，含著怕化了，領著怕碰了，真是那樣。所以孩子嬌生慣養出不了人才，一定要讓他在風風雨雨裡經受鍛鍊。反正我家沒那個條件，我家既沒車也沒馬，我家孫女從上小學一年級開始的第一天起到現在，每天上學放學就是擠公共車，從我家坐車到她學校一個小時。一開始小孩擠得也可憐巴巴，早晨尤其上班時間，她媽媽帶著她，艷梅告訴我：媽，上車也沒有坐，給孩子擠得，就這樣式的。告訴我，媽媽，擠啊擠啊！因為她又小，人家大人就把她擠在中間，也很難受。我說一定要經歷這一關。一直到現在，都是坐公共車去上學。關於孝順的問題，我就想說這麼多。